

第 五 届 “ 茅 盾 文 学 奖 ” 得 主

张 平 最 新 奉 献

千 國 部 家

张
平
著

2

作家出版社

I247.5
587+3

干部之家

张平著

作家出版社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0054389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家干部/张平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4.2
ISBN 7-5063-2887-9

I. 国…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6903 号

国家干部

作者: 张 平

责任编辑: 张 红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乾沣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字数: 71.5 千

印张: 30.25

插页: 2

印数: 100001-110000

版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5063-2887-9

定价: 3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国家干部（代序）

干部，为外来谐音词。最先源于法国，法文为 CADRE。意为框架、军官、高级管理人员等。后来作为军队官员、社会团体和企事业首脑等涵义，逐步为许多国家所通用。中国使用的“干部”一词，则源于日本。“干部”一词，其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在各国并不一致。在中国，“干部”一词最早沿用，便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广泛应用了“干部”一词及其概念和涵义。其狭义是指党的骨干和指挥人员；广义则指为党从事政治、文化、经济活动等方面的工作人员和军队排以上的军政人员。中国共产党获取政权以后，继续沿用、强化和扩大了这一历史概念，在国家公职人员不断发展分化的过程中，干部的范围越来越广。各级各类领导人员、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一般公务人员、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以及记者、编辑、教师、医生、警察、法官、税务员、工商人员、银行职员、文艺工作者等等均属于干部范围。也就是说，只有这些人才真正具有干部身份。再后来，还出现了以工代干、以农代干等普遍的社会现象，甚至于出现了干部门卫、干部司机、干部厨师等怪异现象，成为中国现实社会中的一大奇特景象。在七十年代左右，更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致使生活在中国的公民，不论是工人农民还是学生军人，没有一个人不向往着能成为一名正式国家干部。中国的干部体制自然而然地促成了一种干部文化，在这种干部文化里，也就势必使得中国的干部队伍越来越庞大，也势必使人们对干部身份的向往越来越强烈……

在毛泽东的五卷著作里，使用最多的词汇也是“干部”。

干部的种类有很多很多，如党务干部、行政干部、领导干部，省部级干部，厅局级干部，县处级干部，科级干部，机关干部、事业干部、党外干部，厂矿干部、农村干部、乡镇企业干部等等等等。在这些干部里头，有些具备真正的干部身份，有些则并不具备真正的干部身份。

在中国社会中，真正的、名符其实的干部其实只是这样一批人：具备干部身份，担任领导职务，从事领导工作的党政机关负责人员。只有他们才真正称得上是国家干部。

这里并没有任何歧视其他干部的意思，因为只要你想成为一名真正的领导干部，就非得具备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你首先得具有干部身份。而只有当你具有了干部身份时，才会具有真正的领导干部的候选资格。具有干部身份的人并不等于就是领导，而领导则必须具有干部身份。所以在当今中国，干部并不等于就是政府官员，惟有具备领导身份的国家干部才能称得上是政府官员。

共产党员身份和干部身份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党员并不等于就是干部，但党政干部和行政干部，绝大多数肯定都是党员，尤其是党政干部中的一把手和其他单位部门的主要领导干部，都必然是党员。

中国当今所有的领导干部，绝大部分都是从具有干部身份的共产党员里提拔起来的……

据报载，截至二〇〇三年，中国的干部人数已有数千万之众。在如此庞大的一个领导干部的候选队伍里，容纳了中国绝大多数的精英分子和优秀人才。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团体里，也一样会鱼龙混珠、泥沙俱下。在战争年代或国家的特殊时期里，精英和人才会很快、很容易地显现出来，一场惨烈的战斗下来，阵亡的大多数往往都是干部。但在平稳时期，干部身份则会成为一些人获取利益的座标，于是数不清的磬磬英才却常常得同庸才与小人，甚至得同腐败分子在一起苦受煎熬。他们同是政治的产物，然而他们中间的不少人并不真正了解政治，以至于有些人常常在拒绝和瓦解着政治，以至于常常在政治的巨轮之下粉身碎骨。

国内和国外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干部队伍缺少应有的监督，因此就容易产生动荡、昏乱和腐败。这些人大概还不真正熟悉和了解中国的政治。中国的干部队伍也一样有对它自身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所不同的是，这种监督和制约机制不只是来自于外部而且还来自于其内部，有时还会来自于不同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经济环境等等所产生的各种团体和派系相互之间的监督、竞争和斗争。对此也就产生了和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各种各样的由来已久的尺度和准则：“文死谏，武死战”，“不事二主、不作贰臣”，“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县官不如现管”，“一朝天子一朝臣”，“窝里斗”、“顶头上司惹不得”、“官大一级压死人”、“清官”、“贪官”、“昏官”、“极左分子”、“中间派”、“右派”、“改革派”、“少壮派”、“实权派”、“强硬派”、“温和派”，“保守势力”、“腐败分子”、“既得利益群体”等等等等。在当今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特殊国情的政治环境中，当一个领导干部非常清明和廉洁时，他手下的这个干部群体就会变得井然有序、欣欣向荣；反之，当一个领导干部变得十分昏庸和腐化时，他所管辖的这块地方就会民怨沸腾、冤狱丛生……

干部，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个特有的专有名词。即使是那些并不真正具有干部实质，而只是具有干部称谓的人，为了显示自己的诚信和尊严，也常常会在众人面前摆出自己最具说服力的身份：“还用说吗，怎么着咱也是个国家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曾大大小小、断断续续进行过无数次整风和运动，而每次整风和运动的实质，其实都是对干部进行整顿，也就是对那些具有真正领导身份的干部进行整顿。所谓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究底里都是一次次大规模的干部整顿运动……

改革开放以来，干部一词的内涵也在渐渐发生着变化，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国家公务员称谓的引用和出现，现在似乎在人们意识中已经形成这样一种定式，只有成为国家公务员的人，才能算是真正的干部。

但不管怎么样，一旦你在党政机关占据一个位置，那么在老百姓眼里，你自然就是一个领导干部，一个国家干部……

国外的人们大概很难能听得懂这样的话，这种话惟有中国人才会一听就明白。

隐隐约约地他看到门好像被轻轻地推开了。

他揉了揉眼睛，目标终于又要出现了！

他立刻兴奋了起来，甚至微微地还有几分紧张。尽管他们之间的距离相当远，而他所等待着的这个人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存在。

他已经在这里等了好几个小时了，就好像一个隐蔽的猎手，悄无声息地等待着猎物的出现。

看似轻松的事情，其实很累很苦。他必须全天候地，而且必须提前很多时间等在这个地方。因为他所等的这个人太没有时间概念了，随时都可能回来，但也可能到了深夜一点两点都不回来，甚至一整天一整夜都不回来。

他只能等待。

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他在这里究竟等了多长时间了。至少也快四个小时了，至少！

他得用极大的耐力和毅力，当然也包含着极大的风险一直在等待着。

因为他等待的这个地方是在市委市政府机关大院。

再具体地说，他等待的这个地方是在机关大院的一间极不显眼的屋子里，而他所等待的那个人则是在另外一间屋子里。对方的屋子不大，而他的屋子更小，严格点说，根本就不能叫什么屋子，而是一间只有七八平米左右的地下室。这几乎是一间被废弃了的地下室，看得出来常年无人光顾，蛛网遍布，又闷又热，黑黑的一层尘土足有半寸厚，塞满了各种各样的破旧家具和杂物，散发着一股浓浓的霉味。他就像一只地鼠，在这样一个地方小心翼翼地拱出了一个两平米左右的能藏身的地方。然后打开他眼前的机关，屏气闭声地潜伏在这里。只要在这里呆上半个小时，即使一动不动，他的脸上，身上，鼻孔里，眼睛四周，包括脸上脖子上的汗水和喉咙里的痰液唾液，基本上就全变成了黑的。他每天必须赶在下午四点左右，也就是在机关大院的干部员工们下班以前，偷偷溜进这个地下室，因为此时此刻楼道和大院里的人相对较少，他这样一个陌生人也较少会引起管理人员的注意。同时每天又必须赶在晚上十二点以前，也就是机关大院大门关闭之前，以及大部分加班加点的机关人员回家之前悄悄地溜出来。再晚了，就会引人注意，如果再晚到凌晨三四点，那就意味着他只能再在这里呆一整天整夜了。一旦天亮了，他就再也不好出去了，别的不说，只他的身上脸上黑不溜秋的颜色和汗渍就足以让任何人大吃一惊，顿生疑虑。

但他对这样的去处实在太满意了，这样的地方只要不出人为意外，简直可以说是应时对症，恰到好处，再完备不过了。尤其让他满意的是，他所呆的这个破破烂烂的地下室，面对着的竟是整个市委市政府机关大院，只要他站起来稍稍一踮脚，就能透过地下室那个窄窄的小窗

户看到整个机关大院的一举一动。真是太棒了！尽管太热了点，脏了点，闷了点，但只要能让他感到安全，再苦点累点又算得了什么。

他们之间的距离不远不近，准确地说，有三四百米左右。对于当今的现代化通讯设施，这实在太近了。但对于一个必须极为隐蔽的无线装置来说，这段距离也就不能算近。他所使用的技术，其实是一套相对并不怎么复杂的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技术，但在中国，尤其是在一个内陆县级市使用这种无线系统，就显得极为机密和尖端。它的伪装技术尤其高超，即使是真正的行家里手也极难察觉。正是借助这样的一个极其隐蔽的装置，才足以让他毫无顾忌一览尽收地看到对方，而对方对他的存在和偷看则全然不知毫无察觉。说白了，这是一个极少数人才能拥有和掌握的可视可听无线装置，带有2.4千兆赫发射器、暗藏式摄像机和天线，它的微小的监视器探头可以安装在对方任何难以发现的地方。电源是普通的家用电源，可录制其范围内所有物件清晰生动的画面和声音。也就是说，他可以偷偷地仔细地看到对方的一举一动，而对方却根本不会知道竟有人敢在这个市委大院里，如此放肆大胆不留余地地观察着他。

他是在监视，是在窥探。

他明白，他必须耐心地等待，只有耐心等待，才有可能等到他所需要的东西。

要等到他所需要的东西，首先必须看到他所需要看到的东西。

他得找到证据。他需要的也是证据。

他胸前的这套价值数万美金的全方位微型摄像监视系统，是他冒着巨大风险，花了整整半个月的时间才偷偷安装好的。对方的办公室，卧室，包括洗手间他全都看得清清楚楚，只要他想，全都可以一览无余地暴露在他的眼前。如果需要时，他只需动一动按钮，就可以得到任何他所看到的東西。只要这些东西有用，立刻就可以成为他所需要的证据。

这些证据对他来说，将是一笔巨额财富。证据越有价值，他得到的财富的额度越高。即使是这笔财富的底线，也足可以让他一家人舒舒服服地活一辈子。

这本不是他想干的事情，这种事情太恶心太下作了。虽然干这类的事情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但这次完全不同。因为他要监控的这个人物实在太不一般了。一旦传出去，圈里圈外的人肯定都会恶心他一辈子。他清楚，这样的事情也实在不是人干的事情。何况完全违法，严重的违法。如若被缉拿判刑，就算你花光了家产，打通了各种关节，十年二十年的刑期也只怕是跑不了的。

他之所以最终能答应了这件事情，表面上看，一是那巨额的回报，二是幕后这些人的身份。虽然他并不缺钱，但这种大笔的很容易就可以到手的钱，他当然不会拒绝。尤其是这种钱没有什么实质性风险，只要他们内部没有人为的因素，几乎可以断定不会出什么意外。他清楚幕后指使他的这些人，都是些有头有脸、有权有势的人物。尽管同他接头的人平平常常，看不出有什么大的来头，但从他说话的口气里，从他含而不露的表情里，他感觉得出来，让他干这种事情的幕后的那些人，绝不会是一般的人物。只这一套无线装置，就完全可以断定他们的来头大得很，背景深不可测。所以他明白，来头越大，背景越深，他自己也就越相对安全。即使万一出了什么纰漏，他首先会是安全的。他们绝对会保证他的安全，因为他的安全决定着他们的安全。所以来头越大，背景越深，他也就越安全。这个，他心里有数。虽然他知道这是犯法，虽然有些紧张，但心底里他并不担心什么。除非他们想杀人灭口，但他明白，现在还远远到不了那个地步。何况他还留着一手，他也明白无误地已经暗示给他们他留着一手。所以他清楚自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内，是非常安全的，他们还不能，还不想，也不敢把他怎么样。

但这些并不是最终让他知法犯法的主要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他太想了解他所监视的这个人了。

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他是眼下炙手可热，大权在握，让多少人眼巴巴盯着的一个人。

有人夸他好，能把他吹到天上；有人骂他坏，恨不得立刻就让他下地狱！

他就是眼下的嵊江市委的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据可靠传闻，他将是下一届嵊江市市长，甚至有可能是嵊江市委书记最有力的竞争者。

他今年刚满三十八岁。

他的名字叫夏中民。

一种说不出的欲望和冲动折腾着他，他真地想知道，这个家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货色！如今那些个当官的，尤其是那些不小心一步踏空，被什么人给揪出来的贪官们，吃喝嫖赌抽，简直五毒俱全。听说有个家伙，每天晚上都得有个姑娘陪睡，有时候还跟两个三个小姐一块儿睡。真他妈的活腻了，连牲口也不如！

尽管干过几次了，尽管还没发现有多干净的，但像牲口一样的家伙，他还真没遇到过。

他倒要好好瞧瞧，眼前这些个道貌岸然的当官的究竟能黑到什么程度。

嵊江市委常务副书记汪思继在新城宾馆等了两个多小时了，仍然没有等到从吴州市委组织部下来的干部考察组。嵊江市是县级市，隶属于吴州。上一级组织部下来的考察组，作为主管组织的市委副书记，无论如何也应是最主要的配合者和接待者，何况他还是常务副书记。

但汪思继今天一天没露面，给别人说他是开会去了，其实他是不想露面。这次吴州市委组织部下来的考察组来得特别突然，作为主管组织的副书记，对这次干部考察，汪思继事先居然毫不知晓，没有任何人给他打过招呼，更没有任何人给他透露过内情。尽管汪思继并不是不清楚，组织部下来考察干部，从组织纪律上讲，事先是不会也不应该给任何人打招呼透露内情的。一般情况下，在考察组派下去之前，只需通知一下考察对象所在的单位就行了。当通知到单位时，其实也就人人皆知了。人人皆知了，还要他这个主管书记干什么？主管书记和看大门的同时得到消息，那主管书记还有什么权威性可言，脸面又往哪儿搁？前天接电话的干部处刘处长告诉他时，见他一脸的茫然，甚至还像不相信似的问了他一句，怎么，汪书记，这次考察连你也不知道？汪思继当时就感到脸上火辣辣的，不只特别没面子，而且一肚子的闷气无处撒。不知道就不知道嘛，为何还非要加重语气，连你也不知道？你干部处长也清楚的，这很正常么，偏还要这么问。

不过这也怨不得下边，问题是如今的事情，正常的其实不大正常，不大正常的反倒显得很正常。像如此事关重大的考察，在如今的政界，又如何能保得住密。何况如今不管什么人，上通下达，都各有各的渠道，条条大道通罗马，哪还有什么秘密可保？常常是领导还在不断地严厉要求保守秘密时，其实早已是满城皆知了。这个，汪思继当然清楚。

然而这一次的考察太突然了，突然得让汪思继茫然无措。而且也太事关重大了，这种事关重

大的严峻性，几乎让汪思继毫无任何思想准备。汪思继今年五十三岁，如果这一届出了问题，那他这辈子可就几乎没有任何希望了。市委副书记，副处，退居二线时，象征性地给个正处，也就到顶了。当领导当到这步田地，连自己也不抱什么希望了。谁也清楚，处级干部在五十五岁之前还得不到提升，就只能靠边站，再也没什么升的可能了。

然而这次考察组的考察对象却是夏中民！

汪思继真的做梦也没想到，竟然会是夏中民！

半年多前，吴州市委曾考察过一次嵊江市委市政府的班子，事后汪思继才知道，严格地说，那一次不仅仅是一次考察，而且还是一次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嵊江市委市政府班子的全面考核。那次被考察的对象里面，据汪思继了解，并不止夏中民一个人，至少还有他汪思继。在此之前，汪思继曾当过两年乡镇干部，三年组织部副部长，四年人事局局长，六年市委秘书长（第二年被提升为市委常委），五年组织部部长、常委，七年主管组织的市委副书记。虽然是考核，但当时以考察组的规模和层次来看，这绝不是一般的考核。说实话，当时的感觉还可以，不能说感觉良好，但至少还比较自信。无论从哪头看，他觉得自己应该没什么问题，至少没大问题。夏中民虽然在年龄上比他有优势，但汪思继的优势是在口碑好，没什么大的争议。尤其是还有一点夏中民根本无法同他相比的是，那就是他的“处龄”特别长。虽然他和夏中民都是嵊江市委副书记，而且夏中民一直排在他的前面，然而汪思继被任命为处级干部的时间，也就是在这个副处级的位置上，已经苦撑了将近二十年！这在整个地区，甚至在整个省里，也可以说是闻所未闻，极为罕见。夏中民尽管在副处和副书记的位置上时间也不算短，但满打满算也就十年多，几乎只是他的一半。

汪思继所在的嵊江市，是一个独立性较强，工业化程度较高，交通相对比较发达，地位比较特殊的县级市，全市人口一百七十万，划分为两区二十八个乡镇，所以在这儿任职的干部级别同一般的县级市相比，要略高一些。比如嵊江市委书记，一般都是吴州市委常委，级别为副厅。相比之下，就比别的县市略高那么半格。但高也就只高这么一点，除了市委书记，其他的规格同别的县级市基本上就没什么两样了。市长是正处，副书记、副市长都只能是副处。除非你提前退居二线，才有可能在这个位置上再给你升半格。比如几年前上上一任退下来的市长马宏，就给了个副厅，但前一任市长梁金泉，直到六十岁被免掉时，都一直是正处。除此而外，在嵊江市的历史上，还有市委书记的级别为正厅，也有在职的副市长副书记的级别是正处。不过这都属于个别较为特殊的例外，不能一概而论。当然，这种职务和级别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变通方法，还是那句话，就看你如何运作，又会是什么样的运气了。这种级别看似简单平常，但实质上则等级森严，且大有学问。

在嵊江市，也许是因为太复杂的缘故，很少设常务副书记、常务副市长一职。因为一旦被任命为常务副书记或常务副市长，都会在不长的时间内顺利地被提升为市委书记或市长，从而顺理成章地成为正处。所以一旦被定位常务，往往就会成为公开的靶环，也许到不了真正被提拔起来的那一天，就已经四海鼎沸，众怒难犯，以至于祸起萧墙，有始无终了。

半年多前的考核考察，当时大多数人都看好他，至少圈子里的人都看好他。汪思继这大半辈子，几乎是在人事圈子里滚过来的。虽然祖籍湖北，但从小在嵊江长大，一口标准的当地方言，言谈间来几句讨俏的家乡话，下面的干部立刻就会笑声一片，谁也觉得少有的亲切。同学同事同乡，抬头不见低头见。还有两年乡镇干部，三年组织部副部长，四年人事局长，五年组织部长，

八年主管组织的副书记。不论是市委还是市政府，也不管是召开什么会，只要他在主席台上一坐，下面立刻就会悄无声息，往下一看，几乎有一半以上的干部都是经他的手起用提拔起来的。想想那会是一个怎样的场面，又会是一个怎样的气派。天时地利人和，什么是基础？这就是基础。尽管夏中民年轻，而且可以说是风头正健，人气指数旺得不得了。然而大多数人还是看好他，也希望是他。当然汪思继还有其他的优势，稳重，成熟，没什么明显的缺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他在当时已经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哀兵”。红花还得绿叶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五十出头，二十年的处级干部，哪个听了会不同情？哀兵必胜，置之死地而后生，此乃兵法所向。你夏中民咄咄逼人，心高气傲，识不出水深浅，又怎么免得了阴沟翻船。何况如今的事情往往和人们预测的相反，人人都看好的，未必上得去，不吭不哈的，倒刷刷地成了黑马。这提拔的事情，越来越出乎人们的意料，不是让那些有识之士大跌眼镜，便是让翘首以待的公众跺脚长叹。

没想到那一次考核的结果，再次让圈里的人跌破眼镜，在市长人选的考核名单上，考核结果位居第一名并不是有近二十年“处龄”的汪思继，而是年龄只有三十八岁的夏中民！虽然差距并不很大，但汪思继竟然只能被排在第四！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汪思继虽然尽了最大努力，市委书记人选的考核结果，夏中民居然仍比汪思继高。夏中民第二，汪思继仍然是第四，第一名则是现年五十八岁的市委书记兼市长陈正祥。

在此之前，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嵊江市班子在这次考察后，肯定会有一次大的变动。五十八岁的陈正祥将会退居二线，市委书记一职很可能外派，但也有可能在汪、夏二人中产生。而市长一职，则肯定将在汪、夏二人中产生。说白了，未来嵊江市委市政府班子主要领导的竞争，其实就是汪、夏二人之间的竞争。

因此在那次汪思继极为看重，并做了大量工作的考核中，终以汪思继失败而告终。即使不算最终的挫败，但也绝对是他仕途上的一次老大不小的败局！尤其是这次挫败对他的信心和努力来说，简直可以说是毁灭性的。

也确实如此，那一次的打击，对汪思继来说，实在太太大了！因为他已经到了不能再走错一步的年龄，五十二岁，已经不允许他有任何闪失了。

为了应付当时的尴尬场面，最终的考核结果还没下来，早已得到消息的汪思继便住进了医院。他在医院整整住了一个多月，直到市委书记陈正祥，还有当时仍是副书记的夏中民夜里来看望过他后，他才算出院上了班。屎干了就不臭了，这是他经常给别人说的一句话，没想到这次却用到了他自己头上。

而后不久，就像是照顾情绪，照顾舆论似的，突然间给夏中民安排了一个常务副市长，同时给汪思继安排了一个常务副书记。夏中民的权力相应扩大，汪思继主管的系统也多了两个。仍然是一个半斤，一个八两。

身体好了，局势稳定了，元气也渐渐恢复了，汪思继在回味和琢磨中甚至突然感觉到了自己的分量！也许正是由于自己的存在，所以对嵊江领导班子的下一步安排，任何人都不會、不能、也不敢轻举妄动！即使要动，也必须保持和寻求一种平衡。

时至今日，汪思继的自信力之所以能得以迅速恢复并越来越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一次的考核过去半年多了，嵊江市的班子仍然还是这个格局，仍然一直未动！一切照样，谁也没

动！而且直到现在，也仍然没任何要动的迹象。在班子的排名上，仍然还是过去的规格，身兼书记市长的陈正祥排第一；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夏中民排第二；常务副书记汪思继依旧第三。

汪思继明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平衡的格局迟早得被打破。已经五十八岁的陈正祥，绝不可能再这么继续身兼二职。其实随着年龄的增大，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再看好陈正祥，更多的人在不断地改变立场，转换方向。事实上，陈正祥控制全局的驾驭能力已经越来越弱，甚至于在大多数情况下，嵊江的整个领导班子早已处于一种半失控状态。陈正祥当初来嵊江时，其实也只是个过渡。一个外来书记，时间又不长，在嵊江的干部队伍中，陈正祥并没有什么基础，因此在他到龄之前，这种失控是必然的。一个五十八岁，随时都会被撤换的老书记，还会有什么权威可言？何况是在嵊江！谁都清楚，在这个嵊江市，所有的名分都毫无用处，真正的权力并不在名分之中，而是在于你的实力和号召力。不管是谁，如果你没有这种相应的实力和号召力，没有这种应有的势力和基础，就算你当了市委书记，最终也只能是一块招牌，一块没有任何意义的招牌。

当然，关键的问题是这块招牌会落在谁头上，如果落在他汪思继头上，那将会是完全属于汪思继的一副局面；如果落在夏中民头上，那又将会是属于夏中民的另一副局面；如果落在一个平庸之辈或者容易被控制的人头上，就算汪思继没有这个名分，那他依然还可以在这块招牌下做成任何事情。

关键的关键，嵊江市的权力核心，不能完全落在夏中民手里。汪思继在这一点上极为清醒和警觉，如果嵊江市委市政府的大权落在夏中民手里，他几十年苦心营造的堡垒就等于面临着彻底坍塌瓦解的危险。

这个，他清楚。围绕在他四周大大小小的官员们也一样非常清楚。

夏中民不同于汪思继，更不同于陈正祥！

所幸，眼下的局面他还可以接受，还可以伺机等待。

目前他与夏中民都同在一个起跑线上，两人都是副处、副书记，而且都是常务。

下一步最好的局面，就是夏中民在新一届人代会上被顺顺利利地选举为市长。而他，则在新一届党代会上被波澜不惊地选举为市委书记。对汪思继来说，这自然是最好的一个结局。虽然夏中民是一个极难驾驭的人物，但作为嵊江市委书记，作为领导班子的一把手，作为一个将会成为副厅级别的领导，作为一个上一级市委常委，嵊江的局面他并不难控制。

还有一个他依然可以接受的局面，那就是夏中民被任命为市委书记，他汪思继被选举为市长。以他的实力和基础，这个市长他也并不难当。他完全可以接受夏中民的领导，绝不会同夏中民有任何争执。夏中民年轻，他不会在嵊江呆一辈子。只要平平稳稳地熬过三年五年，嵊江的市委书记还会是他的。五十七八岁以前解决副厅级，并在嵊江这个地方最终退下来，他心满意足，也心安理得。

半年多来，汪思继就一直在这个方向上努力着，奋斗着。表面上看，一切都很平稳，波澜不惊，从没大起大落。他要的就是这个结果，即使有什么动作，也尽可能不显山露水，不让人看出有什么破绽。两虎相斗，必有一伤，这是千年古训。其实如今更多的是两败俱伤，各打五十！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更不能豆腐没吃着倒把自己跌翻在热锅里。有时候，有些事情，你只能慢慢地等待时机，任何轻举妄动，都只能是自毁前程。

几个月过去了，再有十多天党代会就要召开了，而后还有人代会和政协，原来定好的市委书记陈正祥在这次换届中继续担任市委书记，市长仍然由书记兼任。所以尽管是换届，并不让人紧张，所谓的党代会换届和人代会换届，其实也就是走走过场，人事的安排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真正的争夺还远不到时候。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就在这种平静中，就好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竟会突然来了这么一个考察组！几乎是在你毫无防范之中，从身后猛然扫过来一闷棍，没等你意识到怎么回事，一下子就被打懵了。

最让汪思继感到窒息的是，这次考察的对象只有一个人，不是他，而是夏中民！

而且还有一件更让他感到惊心动魄的消息，就在他躲出去的这一天里，受省政法委、省检察院、省检察院委托，由吴州市纪检委、市检察院反贪局组建，嵊江市政法委协助，在三天前成立了一个联合调查组，已经在嵊江市秘密调查了将近两天！这次调查的对象虽然是省管条管部门，但却涉及到嵊江的方方面面，当然也肯定会涉及到他！然而作为嵊江市委的常务副书记，尤其是在市委书记陈正祥不在嵊江的情况下，他对此竟然一无所知！没有任何人告诉他，也没有任何人通知他！

实在太反常了！联合调查组下来调查问题，竟然没有通知他，矛头所指，显然不是别人，极可能是他汪思继！就算不是直接对着他，那也至少跟他汪思继有关联。

与此相反，事先知道这次调查的，并且直接安排了协助办案人员的，却又恰恰是夏中民！

一个联合考察组，一个联合调查组，几乎在同一时间出现，双管齐下，而又如此诡秘迅捷，这究竟说明了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汪思继突然意识到，形势如此严峻，你还躲什么！躲得了今日，躲得了明日？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寺？

再这么躲下去，岂不是死路一条！

其实联合调查组的事情，他倒没有更大更多的担心，这种事情比较容易搞定，必要时还可以把水搅浑。如今查个芝麻大的案子，没个三月五月的，能出来什么结论？除非是那种抄家似的突袭搜查，只要闹出个说不清来源的十万、八万、几十万来，那你就算死定了。就算找到天王老子，也没人救得了你。至于那些装模作样的调查组什么的，大都是走走过场，摆摆样子，雷声大，雨点小，大呼小叫地说要查你了，那还能查出你什么来？大喊抓贼的人，能抓住贼吗？贼把东西都倒腾光了，就算你抓着了不也是白抓？其实这些年人们也早已司空见惯了，不管查什么案子，尽管人人都知道了，但却没有摆到明处，那这个案子最终十有八九地会不了了之，不知所终。何况这次看上去矛头并不是冲着他来的，从他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倒是有点像冲着前任书记刘石贝来的。如果真是那样，说不定对他反倒会是一件好事，冷眼旁观，尽管是自己的老上级，但先让他们打得昏天黑地，最终让自己来收拾残局，说不定还会渔翁得利，一箭双雕。如果真能这样，其实也是对老上级最大的保护和回报。

所以此时真正让汪思继感到吃惊和难以接受的，还是这次考察。这次考察距上一次考察，时间还不到一年！一个人在半年时间连续被两次考察，而且是安排在嵊江市党代会和两会即将召开之前，这里面所包含的内容非同寻常！

汪思继一边打听情况，一边琢磨了整整一天。最终得出来的结论依旧是两个可能：

一、夏中民不仅将会成为新一届市长人选，而且将会是市委书记陈正祥的惟一接班人！这就意味着汪思继和夏中民之间的平衡将被彻底打破，他们之间的竞争也将随之结束。从此而后，汪思继与嵊江市的权力核心将会越来越远，甚至意味着汪思继在嵊江市的权力生涯即将结束。等待汪思继的很可能是调离嵊江市，或者退出政坛。因为事情太明显不过了，如果汪思继失去了这次擢升机会，那几乎等于他在嵊江市的仕途之路走到了尽头，没有可能东山再起了。一旦夏中民成为市长，汪思继没有被同时擢升，这便意味着五十八岁的现任市委书记陈正祥不会马上退居二线，这也就意味着陈正祥将会彻底倒向夏中民。等到两三年之后，只能是夏中民顺理成章地被任命为嵊江市委书记。以夏中民的性格，如果这种局面一旦形成，那么在此期间，他是绝不会希望任何一个人再来嵊江任市委书记。夏中民了解陈正祥，他宁可要一个顺从的市委书记，也绝不会要一个他并不了解，或者他很了解的人来当市委书记。即便不是这样，但有一点则是肯定的，只要有可能，那就是夏中民宁愿从外面调来一个市委书记，也绝不会同意、而且肯定会全力阻止他汪思继来当嵊江市的市委书记。他们相互谁都明白，走到这一步，他们已注定只能是对手，绝不会，也没有可能再联手了。

二、夏中民不仅要在人代会上正式选举为市长，同时还会被破格擢升为市委书记！这绝不是没有可能，这种一身兼二职的班子格局在这些年是常有的事情。其目的就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尽力避免班子内部矛盾，从而确保政局稳定。一般来说，这样的情况常常会出现在地域比较重要，或者改革力度比较大，问题积累比较多，事态比较严峻，矛盾比较尖锐复杂的县市。嵊江市正是这样的一个特殊县市，所以出现这样的班子格局，也自然是很有可能的事情。从这次省市调查组的保密性和紧迫性来看，只能增大这种可能性，也只能对夏中民更加有利。假如一旦形成夏中民身兼二职的局面，那汪思继的调离就几乎已成定局。当了嵊江市委书记，必然就进入吴州市委常委，并会在不久被擢升为副厅。在嵊江未来的班子问题上，夏中民就有了绝对的发言权。有关嵊江的班子，只要夏中民不同意，任何人都不可能被提升。即便是夏中民大仁大义，依然让他保留在市委副书记的位置上，那他也无法再在嵊江市继续呆下去了。道不同，只能是各谋其政。何况大权旁落，一朝天子一朝臣，你又还有什么干头！再说，夏中民不是陈正祥。如果是陈正祥，他还可以躲在幕后，利用市委书记这块招牌做点什么。但夏中民则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干部，一旦他认准了目标，谁要是敢挡他，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即便是粉身碎骨，也会同你拼死相搏。他不会容忍你挡道，也绝不会同你长期和平共处。这既是夏中民的一贯作风，也一样是夏中民不改的个性。几年来的相处，他太了解夏中民了，夏中民这个人实在是太强太横了，强横得不会给你留下任何余地。汪思继明白，在嵊江市，如果他改变不了夏中民，那就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得了夏中民。

8 还有最让汪思继担心忧虑的一点，那就是大的政策环境也并不利于他：尽管有祖籍湖北的招牌，但土生土长，小时候几乎没有在湖北呆过一天，在湖北也没有任何亲人的事实，对汪思继在嵊江市的去留任免则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他还想再升一格，要是有什么人认真追究起来，然后套上这一条，本地人不能在本地任正职和主要职务，那他的调离就几乎已成定局，谁也难以更改。而如果他汪思继真的必须调离，那以他现在的年龄，再想在一个县市，即便是一个很落后很偏远的县市被任命为正职，那也同样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同一茬接一茬顶上来的年轻干部相比，他的年龄实在是太大大了。

想来想去，一整夜他几乎没能合眼。汪思继明白，对他来说，这一次的考察虽然对象并不是他，但对他来说却几乎等于是生死抉择，面临着将是他政治生涯的重大转折。

不过汪思继也明白，不管是对他，还是对夏中民来说，目前都远远到不了大局已定的时刻。夏中民他离弹冠相庆的时日还太远太远，而汪思继也一样还不会就此束手就擒。

汪思继想了又想，最终给自己定了一个近期速战速决的战略方案。他必须抗争，必须奋力一搏，他不应该，也绝不会把自己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而且情况一直还不错的局面就这样拱手让给对方！过去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如今是铁打的处长，流水的领导，像他汪思继既是铁打的领导，又有铁打的处长、科长和一大堆几十年不动的中层干部，他的营盘自然铁上加铁。只要他坐帐的帅印不丢，那他的营盘就塌不了，那天下的兵就都会属于他，都会流向他。他不能认输，也远不到认输的时候。他还有时间，他要给自己争取和创造机会，同上次相比，这是一次真正的破釜沉舟之战，他要置之死地而后生！任何事情都是争来的，等待就意味着死亡；反戈一击，说不定恰是柳暗花明！

他应该行动，必须立即行动。

最重要的是，这一次他要改变策略！如果说，过去他要的是风平浪静，而如今，他必须掀起大浪！只有这样他才能占据主动，力挽狂澜。

目标一旦确立，就不能再延误时机。汪思继清楚，这次同上次完全不同，他的机会有限，时间也不多。他必须，也只能立即行动，速战速决。

今天是第一步，所以他必须在这里死等。

他一定要等到他所需要的那些人出现，即使再晚他也要等。即便是一个极小的机会，他也决不能再让它失去。

每一个小机会都不放过，最后就可能攥住一个大机会！这是他几十年从政的经验，他清楚！何况他真的已经没有多少机会了。

二

吴州市委组织部长刘景芳连着催了六七遍电话，足足等了一个小时，还是没等到她要等的电话。而且这事已经好几次了，简直让她又气又急。当了多年组织部长，这样的情况还从来没有遇到过！

刘景芳在等夏中民的电话。

明天将是市委组织部县市长公开选拔考试报名截止日，嵊江市摸底后的重点考虑对象之一，便是嵊江市的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夏中民。夏中民在半年多前被嵊江市人大常委会推选为常务副市长，任市委副书记已有七年，并有十一年的副处级资历，年龄三十八岁，完全符合报名条件。这些年，夏中民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老大难问题。每一次对他的提拔动议，每一次对他的考察，都会引来无数的争议和剧烈的震动。对他个人来说，甚至会演变成一场灾难，以至于最终总是让这种动议和考察付诸东流，半途夭折。作为上一级的组织部长，面对着这种局面，除了扼腕长叹外，更多的也只能是无奈和愤懑。有时候连她自己也不明白，像夏中民这样的干部，为什

么就是提拔不上来？在地级市或省会市，把一个十一年的副处级干部提升为正处，应该不算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但在嵊江市，却好像成了一个天大的坎儿。刘景芳当然明白，副处提正处，同副书记副市长提书记市长根本就是两码事。在一个县市，还有比县长市长，县委书记市委书记更大的政府官员么？在一个上百万人的市里提拔一个市长、市委书记，在当地肯定会是一桩惊天动地的大事件！老百姓关注，干部领导关注，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在关注，有争议有反对意见也肯定是正常的。在如今的社会环境里，一个领导干部如果没有争议，那算是什么领导干部？但像夏中民这样的情况，这么多年了，她还从来没有遇到过。

刘景芳曾多次劝说过夏中民，给他换个地方，但他坚决不肯，宁可撤了也不干！刘景芳清楚夏中民的个性，如果你给他来硬的，这撒手不干的事情他还真干得出来。刘景芳也清楚夏中民的目的，他瞄的就是嵊江，从下来的那一天起就是想在嵊江干出一番事业来。夏中民让她最为感念的是，他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人，但他谋的并不是当官！这样的人这些年实在难得，也确实不多了。这个，刘景芳完全清楚，也完全理解。所以她就多次在市委常委会上力荐夏中民，她坚持认为对夏中民的安排，最好一步到位，直接任命为市委书记。如果不行，那就尽快安排市长。不能再拖了，再拖下去，对嵊江，对吴州，对夏中民本人，都是极不负责任的态度。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拖了下来。

幸好这次由于全省干部体制改革举措的出台，经省委组织部研究并征得省委省政府同意，吴州市在全省率先推出县（市）长公开选拔制度，吴州市委市政府一次性拿出十五名处级指标，其中正县（处）级五名，副县（处）级十名，在全市范围内公开招考、选拔县（市）长后备人选。凡四十五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的副县（处）级干部，均可参加竞争。其中还有一条，报考人员中，政绩突出，年龄在四十岁以下，副县（处）级履历在十年以上现任县（市）干部，将优先考虑，并可直接报考正市长正县长。

这几乎就是按夏中民的履历制定的条件！

夏中民曾有十一年的副处履历，团省委二年，省委组织部四年，嵊江市委副书记七年，外加半年多的常务副市长，年龄三十八岁，大学学历，各方面看，都是最佳条件。所以刘景芳认为，这对夏中民来说，绝对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这次公开选拔，完全避开了人为的复杂因素，于是也就脱出了矛盾和争议的漩涡。考试看知识，公示见民意，实践看能力。届时不仅有专家学者和群众代表参与考核，而且还将通过报纸、电视媒体公示被选拔对象的全面情况。这就是说，所有的操作和程序将尽可能地全面公开。这一切，对以民意占优的夏中民来说，将是极为有利的。与此同时，为了确保这次公开选拔县（市）长不出意外，吴州市委组织部提交市委常委研究决定，对这次报考对象中的一批优秀干部，提前进行组织考察。夏中民就是其中的一个。如果在公开选拔中能脱颖而出，在组织考察中又较为理想，那对夏中民来说，则完全是升了一个新台阶，在他的干部生涯中将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突破。特别是在嵊江即将换届前进行这样的考核选拔，夏中民自然而然地就会成为市长的候选人，在市人代会上参与市长选举，几乎就是双保险。夏中民今年才三十八岁，如果在这个年纪被选拔为市长，甚至被提升为市委书记，前程将不可限量！

嵊江市隶属于吴州市，是吴州市的市辖市。对吴州市来说，嵊江市的位置非同小可。嵊江市不仅是整个吴州的重点工业区，利税大户区，而且也可以说是整个省里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试验区。每年数十亿的产值，六七个亿的财政收入，两个闻名遐迩的上市公司，近十个打遍全国的品

牌产品，同时还有着巨大发展潜力和极具前瞻性的高科技产业，并且还是一个四通八达，联系着一条水路、两条国道、四条铁路干线的三栖交通枢纽。

对吴州市来说，这样的个城市自然就显得太重要了。重要到历届的市委市政府领导，甚至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对这里的人事安排，向来都仰观俯察，慎之又慎。于是有人就说了，吴州市任何一个地方的官位都可以直接拿钱来买，惟有嵒江市的官位无人敢卖！尤其是一、二把手的位置，如果仅仅是有背景，有关系，那还远远不够！最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你的德才，要看你的魄力，要看你是不是具有统揽全局、运筹帷幄的文韬武略！还有最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看你能不能保住嵒江的政治稳定 and 经济发展！

刘景芳是在吴州市委领导层内特别看好夏中民的干部之一。

刘景芳今年四十五岁，来吴州之前曾任团省委副书记。十年前夏中民在团省委工作时，他们曾经做过两年的同事。当时她是团省委的副秘书长，夏中民是团省委组织部的副部长，级别都是副处。而后夏中民调进了省委组织部，她则在不久后被提升为团省委秘书长。再后来，她再次被提拔为团省委副书记。再不久，她被平调到吴州市任命为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对她来说，这已经很不错了。这不只是她自己的感觉，也是大多数人的看法。作为女同志，能平平静静地干到这一步，本身就很不容易。再说她不过是个团干部，虽然都说共青团是个出干部的地方，但事实上这几年早已不是那么回事了。一来你干的这份工作本身就没什么实力，地地道道清水衙门一个；二来如今的团的工作并非那么好干，上上下下都得仰人鼻息。既没钱，又没条件，在如今这市场经济的环境里，你要是想把你这工作干得人人都关注，人人都叫好，实在太难了。所以如今的团干部早已被大打折扣，甚至比那些军转干也差不了多少。到了地方行政单位，一般正地师（正厅）给个副地师，副地师给个县团级（处级）就已经很不错了，而正县团副县团级的，给个正科也就谢天谢地了。因此像刘景芳这样一个团委副书记（副厅）能够平级调动，给的还是一个要害部门的正职，确确实实已经是很幸运很幸运了。何况吴州市除了省城外，可以说是全省条件最好的地级市。人口最多，人均产值和人均收入最高，发展潜力也最大。以致至今还有人在背后议论她，能在吴州上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能在多方激烈角逐中脱颖而出，这个女人的背景绝非想象的那么简单。

在一个将近八百万人口的大市，主管两个区，十七个县市的组织工作，怎么看也是个非同小可的位置。何况她干得确实有声有色，而且风传她将是新一届吴州市委副书记，而且很有可能是吴州市长的有力竞争者。

刘景芳能走到这一步，夏中民是她打心底里感激的人之一。

老实说，夏中民同她在一起工作时，她对夏中民并没有什么好感。夏中民给她的感觉，第一是有魄力但不通情理，第二是作风干练却没有情趣。干巴巴，硬邦邦，冷冰冰，有时候简直让人不可理喻。不过因为不在一个部门，真正打交道的机会并不多，所以两人之间也没有什么大的矛盾，只是印象上差了一些而已。以刘景芳的感觉，夏中民对她的印象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就在夏中民即将调往省委组织部时，刘景芳也面临着由副处提升为正处，也就是由原来的团省委副秘书长提升为秘书长的机遇。因为当时的秘书长和夏中民一样，也将要同时被调进省委。当时团省委还有一个空缺，那就是团省委组织部的部长已被提升为团省委副书记。这个空缺的团省委组织部长，也是一个正处的位置。

当时作为团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夏中民，既是本部门领导的推荐者，也是这些即将被提拔干部的考察者。刘景芳当时曾预感到这一次的干部调整，说不定会发生什么事情。她当时隐隐约约地感到夏中民在这次考察中不可能给她说什么好话，以她当时的想法，只要不给她添坏使坏，也就谢天谢地了。她甚至好几次都想找夏中民谈谈，但一想到他平日那张黑黢黢的脸，忍了忍最终还是没去。夏中民的脾气又不是不清楚，天知道跟他能谈出些什么来，万一弄巧成拙，岂不是自讨苦吃。但最终的结果，一切都很平静，出乎意料的平静。前前后后两个月的时间，自始至终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她曾同夏中民几次相遇，双方都客客气气的，打打招呼也就过去了。两个月后，刘景芳顺利地地被提升为团省委秘书长。接到正式通知后，刘景芳心里长长舒了口气，看来这次调整她并没有遇到什么大的干扰，至少没什么人说她的坏话。然而直到夏中民调走后差不多有三四个月后，她才从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得知，在那次干部考察中，夏中民不仅没有说她的坏话，而且还是极力推荐她到团省委组织部当部长的第一人！夏中民在考察组的推荐信上，全方位地对她大力举荐，认为她性格稳重，作风严谨，是非分明，原则性强，是组织部门领导干部的难得人才。

当刘景芳得到这个消息时，就像被人扇了一巴掌似的，久久地愣在那里！

她做梦也没想到夏中民对她会有这样的评价！一想到自己当初对夏中民的种种猜测，便止不住地阵阵发呆。

而后夏中民便调到了省委组织部任副处长，他们之间几乎就再没有什么来往。记得有一年春节，她特意给夏中民打了个电话，借拜年特意向他表示了谢意，没想到他显得还是那样冷淡，甚至有些不记得这些事了。他还说这主要是组织上的考虑，至于对她的推荐，他淡淡地说，那是大家一致的意见，同他没什么关系。放下电话，她感到说不出的腻味。这个人怎么会这样！自己也真是的，简直是自讨没趣。不过想想很快也就释然了，如果放在别人身上，还不知道要让你怎么感谢他呢。夏中民就是这种脾气，他这么说也许真的就是这么想的，组织部门如果都是夏中民这样的人，你们这些在下面工作的岂不感到幸运和踏实？

三年后，刘景芳被顺利地提升为团省委副书记。任团省委副书记一年后，她被调至吴州市，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让刘景芳感到幸运和踏实的是，这两次提拔前的组织考察，夏中民居然都是考察组主要成员之一！考察结果自然没说的，虽然也有阻力，但让刘景芳深感欣慰的是，由于夏中民了解情况，干扰都被一一消解了，可谓有惊无险。

刘景芳真地被感动了。尤其是当听到夏中民在考察组汇总考察结果和向组织部门汇报时，曾多次为她据理力争，甚至不止一次推翻了更高级领导的意见，以致让她不止一次暗暗流泪。

这种感动刻骨铭心而又如此长久地伴随着她，自从下到基层，多年来，每逢碰到干部考察时，她总是止不住地就会想到当初来自于夏中民的这种感动。即便是在跑官之风愈演愈烈的颓风下，这种感动从来也没有减弱过。这些年来，她之所以能站得稳稳当当，凡事应付自如，敢把一切都置之度外，最主要的一点，每每到了关键时刻，她都会以自己为例，久久地咀嚼着回味着这种刻骨铭心的感动。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如果当初自己的位子是靠别的什么东西换来的，她还会有如今这种踏实，还会有这种强直吗？还会有人用咬不动、砸不烂、钻不透的铜豌豆来称呼她吗？她还会像如今这样，用一辈子的感动牢记着组织当初对自己的提拔和任用吗？还会时时感念